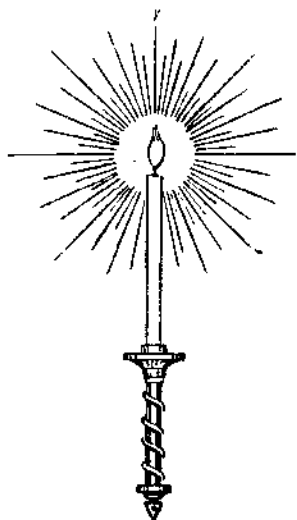


世界社會經濟名著提要
第一集



世界書局印行

— 1928 —

版初月七年七十國民

刊叢要名著界世

半角一册每 册六十全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四册 傅作編 王維新校訂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四册 沈頌文校訂

世界詩歌名著提要

一册 傅師竹校訂

世界哲學名著提要

一册 宗書林 宗幼海校訂

世界社會名著提要

四册 張形編 張形校訂

世界教育名著提要

一册 張形編校訂

世界科學名著提要

一册 張形編校訂

譯述者

查士元

查士驥

出版者

新文化學會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導言

近世各民族間的文化，已達到交流狀態，一般學者的興趣和慾念，都儘量的向外擴大。從多方交互涉獵的結果，有幾種東西便爲公意所集中，而超然於一切之上。凡是被認做世界名著的，價值便在於此。而從事整理世界名著的工作，當然也屬於繁雜而切實的要圖。世界名著提要，不過意在揭明幾種名著的內容，彷彿開了一張世界名著的書單，在每種書下寫幾句客觀的介紹語而已。

從前把中國書籍吞下肚皮的讀書人，每不爲現代學者所贊同。以科學方法運用到讀書裡面，是一種極端需求的運動。在走向「青年之路」的途上，讀書固爲青年最亢進的慾念，但饑渴也決非「不擇而食」的要求。世界名著提要，夾雜在現代讀書運動裡，所給與青年的書單，也許可以當做食單用吧？

編例

一 編譯此書的目的，係使一般讀者沒有讀原書能力的，沒有時間讀原書的，和在讀原書前想先得書中綱領的，可以很經濟的知道原書的性質和價值。

二 本書係根據日本木村一郎平林松雄高木敏雄諸君所著世界名著題解編譯而成，特爲依類分別發行，以重體系。

三 本書分類內容：一小說，二戲曲，三詩歌，四哲學，五社會經濟，六教育，七科學。

四 中國名著很多，不過已有四庫提要一類的專書，故未列入，以免重覆。

目次

- 烏有鄉……………莫利士
- 勞動之組織……………白朗
- 烏托邦……………莫亞
- 國民經濟論……………李斯德
- 產業者之間答教示……………桑辛孟
- 論吾國國家經濟狀態之認識……………洛道部爾

世界社會經濟名著提要 第一集

烏有鄉

原名(News from Nowhere)

英國莫利士(William Morris, 1834--96)著 (詩人圖案家社會主義者)

烏有鄉消息是某友人某夜在某處與五六個友人會合，互發議論，討論到了「革命之曉」社會會成什麼樣子？社會完全改造了，會變成什麼樣的東西等等。議論完後，都歸家人睡，但忽然醒來，四周已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此友人所說的不可思議的事情，都用第一人的稱呼，所說的「我」就

是此友人。

「我在倫敦的哈姆麥史密斯的家中醒了！」醒來一看，睡衣在什麼時候已經脫去了。但那也有理由。因今天早晨太陽十分暖和的放着光。急急洗過面穿着衣裳到門外去一看，天啊，是什麼景象啊！昨夜睡的，的確是冬夜，但現在無論看那一邊的樹，光線的式樣，都是初夏之晨的景象。但但姆史河則和昨夜在月光底下所看見的一樣，在日光中流動。確乎是在倫敦的郊外。我走到河旁的石級一看，則有許多船並靠着，因有一個船夫已對我解釋明白，所以我就默然乘了他的船，船至中流，我脫了衣服入水中游泳。及至船夫以手執我而爬上船時，船夫和氣的對我說道：「已經游完了嗎？因為作了長期的旅行後立刻入水，大概是很覺寒冷罷！要立刻把

船靠岸嗎？要到波脫尼去嗎？」哈姆麥史密士地方的船夫脫這些話，有些奇怪了！

「慢來，請你等一會，事情有些奇怪了！」

「是，是。但據今晨那樣早，什麼地方都是好景色。因為現在還祇有五時。」

可驚的是此船夫是一個十分漂亮的青年，面色也很快活，自頭至足，無處不輝映於幸福之中。他的服裝是好像在古代繪畫中的那種瀟灑的衣裳，繞着漂亮的皮帶，映輝的很美麗的鈕扣。無論那樣看法，終覺得是青年紳士故意扮着船夫來開玩笑的。

但姆史河兩岸的景色完全變了！那些架於川上的橋梁和並立於岸傍的人

家，雖覺是倫敦的；但肥皂工廠，製鐵工廠和製鉛工廠都已沒有了，在托奈克洛脫附近，已不能聽到哈姆麥的聲響。但橋梁則已改為美麗的堅固的石造的了。就是佛陸能絲的本脫丸確，也不是它的匹比，不可思議的是依例在倫敦的建築物，一二年後，一定要被煤氣薰黑的。現在此橋雖不覺得新，但却一些也沒有被煤氣薰黑，去問船夫橋是在什麼時候建造的，船夫道：「是在二千零三年前開通的，所以不甚古舊。」我吃驚了，自己覺得勉強說話，而被見笑，是可厭的，所以裝着一副全不驚的面顏，向兩岸探望，見在許多的美屋並立着。大多數是用瓦造的，屋頂也是用瓦造的，居住着起來很安適的人家。屋前有通到河岸的庭園，園中開放着許多美麗的花。那屋裏面則有蒼蒼的高樹茂盛的立着。確像是在日內瓦的湖畔。

我對船夫道：「吃過早飯了，請你靠岸罷！」船夫輕領其首，立即把船靠岸。我立即伸手入衣袋，問他：「多少？」青年却好像不懂的樣子，「多少？是不是說潮汐，潮汐是過一會就要來了！」我紅着面對他說道：「請你不要誤會。失禮的很，我倒底應給你多少？」說着取出一把錢放在船夫面前。船夫則更覺不可思議的樣子，雖暫時把金錢看了一眼，但是過一會後，却說道：「聽說從前是有以金錢為報酬的習慣的，但現在却沒有那樣奇怪的習慣了。我以此河上搖船為工作，所以你給我這種報酬，我反覺奇怪。」說着好像我的話是戲言似的，船夫快活的笑了。他看了我拿出來的錢道：「是十分名貴的錢啊！大概是維多利亞朝時代之物罷！我看把它寄贈給博物館怎樣？」我覺得他必定是狂人。但他却又說道：「你似乎是從

外國來的人，讓我來引導你罷！」我道：「多謝，但妨害你的工作，很覺抱歉！」他說道：「不要緊，我有一個友人，現今在做織匠，他曾對我說要改作他業，所以我可以把工作交給他做。」說畢他吹起了銀笛。一會，一個青年從旅館那面來了。他也是穿着同樣高雅的服裝的青年。我從他們兩人彼此寒暄的言語中，知道前面的青年叫傑克，後來的青年叫洛巴特。洛巴特說要吃夜飯，所以我們走到了旅館。旅館是瓦造的，赤色的煉瓦，但是藝術的，很覺安適的形式。三個年輕的女子來歡迎我們，連連揮手。女子的服裝很是美麗優雅，像是牠古代和十四世紀的特徵調和了的上品的服裝。其中有一個美麗的人兒，自花園那邊折了一朵花走來。一會，晚餐已預備好了。材料雖是質素，蔬菜的調味却是可驚的精美，尤以麵包為最

佳。傑克和洛巴特問起我的產生的故鄉，我說了生於愛濱格的附近。傑克說：「聽說那個地方的近處，從前的時候人家是很多的，但在一九五五年人家統統搬開了，結果變成森林。」我說道：「但我確是生在那裏。」他問道：「你幾歲了？」我說：「五十六。」大家聽見這句話吃了一驚，本來他們因為我說着太古舊的話，當我是很老的人，所以我說的年紀却在他們意料之外。我聽他們說：「還是十分年輕哩，爲什麼怎樣衰老呢？」就面紅了。女子之中有一個最美麗的年紀不過是二十歲光景，我問她幾歲，她說：「四十二，」更使我吃驚。我和傑克同乘在美麗的馬車中，行到哈姆麥史密士的大道，却一些也看不見近代之物，一切都是使人作中世紀之感想之物，牧場和良田之中，有一條大街通着。在市場上雖見許多店家和購物

的羣衆，但都是似乎富裕之人，貧苦的人和鄉下人一個也沒有看見。我說道：「爲什麼沒有貧苦人呢？」他說道：「所謂貧苦人，是否就是病人？所以沒有他們的原因，請你去問我的祖父！」

到了金新頓的森林，則有自六七歲到十五六歲的少年少女，十分愉快的樣子，轉旋在草上的天幕的周圍而遊玩。詢諸傑克，說是來自近處的小孩子，爲欲製造團體而學習生活及親近自然，所以來作天幕生活。我說：「是的，有了這樣夏中愉快的遊玩，那末就是學校開了學，他們仍舊是很活潑的罷。」傑克道：「學校和小孩有什麼關係呢？雖然從前有所謂小孩的學校等。」我又面紅了。仔細一打探，這社會是沒有學校和所謂教育的，有的便是所謂絕對的自由教育。雖不受所說的教育，仍能讀書，調菜，割

草和做木匠。就是外國語和數學，大概的小孩都是自由學習的。但歷史等則因不能實地學習，所以沒有學習。總之，小孩喜歡讀書，也不能算十分奇怪，大概都是半途中止的。若是長成大人之後，仍舊盡力於讀書，那末就要算是十分奇怪的人！

魏史脫明史脫寺院和國會議事堂，祇遺有房屋，現已改爲市場和肥料的安置所了。傑克道：「從前有惡黨在那裏排放着石礫，演着種種的戲劇。」

把馬寄在傑克的伯父家裏，走到一家小店去買香煙，店內有美好的少年和少女，拿出來「拉達基」，並把繡的很綺麗的赤色摩洛哥皮的袋拿過來，給我裝滿了，此外更給我一支似乎是上等的日本品的漂亮的烟管Pipe。我無意的說道：「應得付你多少呢？」但被傑克在肩上打了一下，所以

我就注意着而沈默了。少女似乎在村度我是外國人，作着一副不明白的臉相。我祇說了一句「多謝多謝，」把^{tip}納入衣袋中。我覺得好像被警察拉去似的，頗覺不安。少女少年都以為我們是遠方來的，更給我和傑克兩杯黃酒，說道：「祝先生康健！」這社會是沒有所謂買賣的。這社會以勞動為快樂，沒有怠惰的人，也沒有監獄和警察。所謂工廠，是大量工作時較為有利時的工作者的集合所，裏面很是清潔，工作也是非常愉快。

作道路的修繕的青年們，看起來好像是大學的競船的選手，他們把藏果物的籠放在路傍而工作。旁有五六個年輕的女子，勞動的人一方和她們談笑着，把工作看成和遊戲一般，很愉快的工作着。

自傑克的伯父處取得了馬車，向傑克的祖父哈蒙特翁的住所走去。在

那裏傑克遇到了一個以前曾和他同住過的女人。他走去和她談天去了。哈蒙特翁道：「讓我們兩人談一會天罷。」說了許多的話，我問道：「剛才那個美麗的夫人，是否是傑克君的未婚妻？」他道：「不是，雖曾一度同居，但又分離了。因為克拉拉（女人名）另外有了戀人，所以分離了。但近來似乎對傑克又懷好意，今天似乎又是來商議一些事的。」仔細一問，才知道近來男女關係完全變成自由，所謂離婚的訴訟和往昔實行私有財產制度時代的不公平的制度也沒有了，且人的理性都很發達，所以依了如此的自由戀愛，一些也沒有破綻。又從前因了經濟的關係，不能祇從純粹的戀愛上活動，但現在私有財產制度已廢止，因之政策的結婚和買賣的戀愛都沒有了，人們都可以純粹從愛情之上而離合。

我問哈蒙特翁道：「現在已沒有學校來教育小孩子了，但到底是如何教育小孩的呢？」哈蒙特翁首先解說昔日教育的錯誤。他又說從前的教育是把人類作為奴隸的教育。他更作明瞭的結論道：「因為從前，是有把人們造成奴隸的必要。是立身的奴隸呢，還是權力的奴隸呢？不論那一方面，全不管小孩的嗜好和性質，到了若干歲，都使之入學校，叫他劃一的讀規定了的學科，但教育恐怕不是能從外面教進去的罷。所以真的教育，是誰都不能夠的。」

「關於教育，已經領教過了，我覺得在今日的社會上，關於家事上的事情，似已稍稍是公共的了，但似乎都建着家屋而各自生活着。」我說。

「對了！但那是貧苦人的意見。因大家共同的生活起來，是很經濟的。」